

第十八冊（全十八冊）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《史記》研究文獻輯刊

吳平 周保明 選編

第十八冊

《史記》

研究文獻輯刊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十八冊目錄

太史公書稱史記考	楊明照著	民國二十八年(1939)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鉛印本	 一
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	羅倬漢著	民國三十二年(1943)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	 二九
史記紀年考三卷	劉坦著	民國二十六年(1937)商務印書館石印本	 二〇三
史鈔	聖約翰大學輯	民國間(1912—1949)聖約翰大學鉛印本	 五四七

附

『史記』研究論著目錄(二〇〇一——二〇一一)	周保明	吳平	嚴小琳編	 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	------	---------

培
志
先
生

指
瑕

照
敬
贈

太史公書稱史記考

楊明照

燕京學報第二十六期單行本

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

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

太史公書稱史記攷

楊 明 照

太史公書，原不名史記，¹夫人而知之矣。然其稱始於何世，言人人殊。非標舉過蚤，即推定太晚，或渾命爲無端崖之辭；求其斟酌得宜，不中不遠者，固鮮見也。余盾意乎斯，已非一日，終以徵證單弱，弗敢持論，今所得稍多，思復一鳴；指瑕匡謬，敬俟博雅君子。

前人成說，約有十派，²茲依其類別後先彙錄如次，並略加判斷焉。

(一) 謂始於漢書者

顏師古漢書五行志注云：‘此志凡稱“史記”者，皆謂司馬遷所撰也’（卷二七中之上頁二下，虛受堂補注本，後同）。

梁玉繩史記志疑云：‘史記之名，當起叔皮父子，觀漢五行志及後書班彪傳可見’（卷三六頁二六下，廣雅叢書本）。

龍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史記名稱（載史記總論中）云：‘史記之名，朱氏（按即朱珔，原文見下）以爲始於隋書，梁氏

1. 劉子玄史通六家篇云：‘史記家者，其先出於司馬遷。……因魯史舊名，目之曰史記。’又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史例云：‘古者帝王，右史記言，左史記事，言爲尚書，事爲春秋；太史公兼之，故名曰史記。’鄭樵通志總序云：‘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。一是以宋鄭之史，皆謂之志；太史公史記爲記。’似皆謂史公自名其書爲史記然者，其說非是，無庸申辨。
2. 此皆據其說之有所斷限指實者錄列，若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答問九（卷十二）及二十二史攷異（卷七）謂史公未嘗以史記自名，王鳴盛蛾術篇（卷九）劉寶楠愈愚錄（卷四）謂爲後人所題者，說並空闕，故未列入。

(按即梁玉繩)以爲出於班彪父子,後說爲是'(第十冊頁七二,日本東京開明堂本)。

(二) 謂始於隋書者

朱筠笥河文集與賈雲臣書云:‘隋書經籍志云:“史記漢書,師法相傳,並有解釋”;於是並列裴駰徐野民鄭誕生三家注撰,始以遷書謂之史記’(卷八頁三上,嘉慶二十年刊笥河全集本)。

孫德謙古書讀法略例言公例云:‘且其書本名太史公,史記之稱,隋志乃如此’(卷六頁三二六,商務印書館排印本)。

陳伯弢先生史通補釋(六家篇)云:‘太史公百三十篇,漢志不名史記,至隋志始稱之’(史學雜誌第一卷第五期頁三上)。

(以上以書爲次)

(三) 謂始於東漢者

靳德峻史記名稱之由來及其體例之商榷云:‘然竟以“史記”名其書者,除漢書外,亦不乏其人。荀悅漢紀平帝紀:“彪子固,明帝時爲郎,據太公史司馬遷史記自高祖至於太初以紹其後事。”荀悅,東漢末年人,是以“史記”稱遷書,起於東漢也’³(師大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頁三二)。

(四) 謂始於後漢末者

3. 新君例證甚善,惟謂起於東漢,則語涉渾侖(東漢凡百九十餘年),蓋通信班志所稱之“史記”爲史公書,故論斷如是耳。

高闡僊先生史記舉要云：“史記”者，古史之通名也。司馬遷所作，但稱太史公書；⁴亦稱太史公記；⁵亦稱太史公；⁶又稱太史記；⁷不稱史記。⁸ 荀悅漢紀曰：“司馬子長，⁹既遭李陵之禍，喟然而發憤，遂著史記。自黃帝及秦漢，爲太史公記。”又曰：“班彪子固，明帝時爲郎，據太史公司馬遷史記，自高祖至孝武太初，以紹其後事”（原注：案太初目原作大功臣，誤，今改）。稱司馬遷書爲史記，蓋始於此。三國志魏書王肅傳，稱魏明帝又問，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，非貶孝武。是知以“史記”稱太史公書，殆起後漢之末年，魏以後因之¹⁰（頁一上，北平和平印書局排印本）。

（五）謂始於漢以後者

沈欽韓漢書疏證云：“遷書在漢，自名太史公書”¹¹（卷二一頁八下，浙江書局本）。

丁壽昌云：“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（按漢志無書字），不稱史記，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。稱爲史記，或始於漢以後。”又云：“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（按求太史公書者，乃東平思王，見漢書卷八十本傳；東平王蒼，光武帝子，後漢書卷七二有傳，此誤），是東漢不稱史記”（愈愚錄卷四頁十五上引，廣雅叢書本）。

（六）謂始於三國者

4. 原有子注，今略去。

5, 6, 7, 8, 9. 同上4注。

10. 文選注義疏卷六頁九二上略同。

11. 沈氏本未明言始於漢以後，以其語近似，姑列入此派。

朱希祖 太史公解云：‘太史公書之改稱史記，蓋起於三國時。魏志 王肅傳：‘明帝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，非貶孝武，令人切齒’是也’（制言第十五期頁二下）。

（七） 謂始於魏晉間者

王國維 太史公繫年考略云：‘稱太史公書爲史記，蓋始於魏志 王肅傳，乃太史公記之略語。抱朴子內篇，猶以太史公記與史記互稱。可知以史記名書，始於魏晉間矣’（頁二十下，學衡叢編本）。

梁啟超 要籍解題及其讀法（史記）、史記之名稱及其原料云：‘史記之名，蓋起於魏晉間’（史地學報第二卷第七期頁一一四）。

（八） 謂始於晉者

迮鶴壽云：‘然馮（商）與褚（少孫）所補，並無史記之名，至宋中散大夫徐廣作史記音義十二卷，中郎外兵參軍裴駰作史記集解八十卷，然則史記之名，其起于晉代乎’（蝦術篇卷九頁一下至二上，世楷堂本）。

（九） 謂始於晉以後者

錢大昕 二十二史考異（史記）云：‘史記之名，疑出魏晉以後’（卷五頁二九上，瞻雅叢書本）。

蘇輿云：‘自晉以後，始有史記之稱’（漢書補注卷八十頁二六下引）。

王先謙 漢書補注云：隋志題史記，蓋晉後纂錄，改從今名（卷三十頁二二上）。

（十）謂始於唐者

孫德謙 太史公書義法引旨篇云：‘至史記之名，唐以前原無此稱’（卷下頁六九下，四益堂刊本）。

（以上以時爲次）

上列諸家，似皆言之有故，夷攷其實，多所未安（僅高閏儒先生之說爲是）。按班志引爲‘史記’者，凡十六見。其‘晉惠公時童謠’、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，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’、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震’、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’、‘秦始皇八年，河魚大上’、‘周幽王二年，周三川皆震’、‘魯哀公時有華集于陳廷而死’、‘夏后氏之衰，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’、‘魏襄王十三年，魏有女子化爲丈夫’九條，今史記誠有之（詞句間有不同），然中已有先見於國語者（凡四條）¹²。‘成公十六年，公會諸侯于周，單襄公見管厲公視遠步高’、‘周單襄公與管卻錡卻變卻至齊國佐語’、‘魯襄公二十三年，殺洛水鬪’三條，則出國語而非史記；‘秦二世元年，天無雲而雷’、‘秦武王三年，渭水赤者三日’、‘秦孝公二十一年，有馬生人’、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，有大人長五丈’四條，則特國語史記皆無，他書亦不經見。¹³ 是孟堅所稱之‘史記’，

12. ‘周三川皆震’條，見周語上；‘季桓子穿井得土缶’，‘華集于陳廷而死’兩條，並見魯語下；‘二龍止於夏廷而言’條，見鄭語。

13. 班志引稱‘史記’十六條，錢大昕（見二十二史攷異卷七），高閏儒先生（見新君文引）皆有考證，以行文之便，故未援引。又按渭水赤條，水經注渭水篇，太常御覽卷五九又六二，並引爲史記文，蓋據班志轉引，未嘗檢觀史公原書也。梁玉繩以爲今本誤佚（見史記志疑卷三六），誤矣。

固非史公書矣。¹⁴ 其符合者，蓋古籍佚亡，今不可攷，遷書中獨存之耳。苟執此孤證，即以槩定，殊嫌武斷。且‘史記’之名，古多有之。¹⁵ 如太史伯陽所讀（見史記周本紀），孔子所因（見上二諸侯年表及儒林傳），周室所藏，秦皇所燒（並見六國表），其時皆先於子長（史公書中標有‘史記’者，凡十三見）。¹⁶ 然則‘史記’乃自古史官記載之通稱，非如後世之專指遷書然矣。僅規規焉強為傳會，定難踴躍而行。縱班氏所引，罔有出乎史公書者，亦應援西漢以前人於乙部書通名之例視之。¹⁷ 否則國語今何不稱為史記邪？是其說之不可立，彰彰較著矣。¹⁸ 至謂始於魏晉及隋書諸說，或汎而無常，或相見恨晚，皆異乎吾所聞。

遷書始名史記，既不如上來諸家說，折衷一是，究在何時？必曰起自後漢靈獻之世。無徵不信，試以例證之：

（一）以武榮碑文為證

隸釋執金吾丞武榮碑：‘君諱榮，字舍和。治魯詩經

韋君章句。闕續，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（按此以漢書先

14. 齊召南云：‘按畢襄公見晉厲公一段，史記晉世家不載，此國語文也。國語本於各國之史記，故以史記稱之。鍾古以司馬遷所撰為解，非也’（見殷本漢書五行志所附考證）。錢大昕云：‘此志（五行）引國語畢襄公，晉惠公諸條，皆稱史記，此前代記載之通稱，非指太史公書’（見潛研堂文集卷十二答問九）。又云：‘班史五行志所引史記，亦非太史公書’（見二十二史考異卷五）。
15. 朱筠與賈雲臣書。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五，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，劉寶楠愈愚錄卷四，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等，皆有所舉似。
16. 同上15注。新君文最完備。
17. 錢大昕云：‘古者列國之史，俱稱史記’（見二十二史考異卷七）。
18. 齊召南（已見14注），錢大昕（已見14注），王鳴盛（十七史商榷卷十三），沈欽

於史記，與抱朴子內篇論仙篇同）左氏國語。…遭孝桓大憂，七守玄武，感（原注云：感字）哀悲慟，加遇害氣，遭疾隕靈（原注云：隕四字）。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，敦煌長史之次弟也¹⁹

（卷十二頁七下至八上，四部叢刊三編本）。

按此碑刊立年月雖闕，尚可觸類以推。洪适跋云：‘敦煌君名班’（按當作斑），蓋據敦煌長史武斑碑言之。彼碑亦載隸釋。其文曰：‘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，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，長史同（原注云：下闕）敦煌長史武君諱斑，字宣張。…以永嘉元年（原注云：四）月（原注云：闕）日，遭疾不（原注云：闕）哀（原注云：闕）於是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，追惟昔日，同歲郎署，…故（原注云：闕）石銘碑，以旌明德焉’（卷六頁十一上至十二上）。蔡碑云：遭孝桓大憂，感哀悲慟，遭疾隕靈。攷桓帝崩於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（見後漢書卷七本紀），則蔡之卒，蓋在靈帝建寧元二年間。²⁰ 斑卒於冲帝永嘉元年，桓帝建和元年二月，高陽史恢等即爲立碑；其間首尾相距，不過二載。則蔡碑之立，疑亦在靈帝建寧三四年、或熹平元二年內（建寧四年後改元熹平，見後漢書卷八靈帝紀）。撰文之人，雖不見於本碑，然由蔡中郎集、及隸釋所載諸東漢碑證之，非出當代鴻筆之士，即其門生故吏所爲。據此，以‘史記’專名史公書，今可攷信者，宜以是碑爲稱首（碑文以漢書與史記並列，決非汎指其他乙部書也）。

（二）以蔡邕獨斷爲證

韓（漢書疏證卷二一），洪頤煊（讀書叢錄卷十七），並有所論定。

19. 此證於肄業重慶大學時，得之陳師季舉先生。

20. 洪适云：‘蔡之亡，在靈帝初’（見隸釋跋）。裴機云：‘當在靈帝時’（見漢隸字源碑目一百十二）。

獨斷 四代獄之別名：‘唐虞曰士官，史記曰：‘皋陶爲

理’（卷上頁十六上，四部叢刊三編本）。

按史記 五帝本紀云：‘皋陶爲大理，平民各伏得其實’（卷一頁十二上，集成圖書公司重印二十四史本，後同）。伯喈所引，殆此文也。後漢書 蔡邕傳：‘及卓被誅，邕在司徒王允坐，殊不意，言之而歎，有動於色。允勃然叱之曰：‘即收付廷尉治罪，’邕遂死獄中’（卷九十下頁九下至十上，集成圖書公司重印二十四史本，後同）。攷卓之被誅，在獻帝 初平三年四月辛巳（獻帝紀及卓傳並言之）；獨斷所列兩漢諸帝世繫，至獻帝而止（卷下頁四上）；則蔡氏是書之成，當在靈帝 中平六年九月後，獻帝 初平三年四月前（靈帝 中平六年九月，獻帝即位，次年改元初平，見獻紀）。其目史公書爲史記，蓋後於武榮碑也。

（三）以荀悅漢紀爲證

孝武皇帝紀：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，喟然而歎！幽而發憤，遂著史記。始自黃帝以及秦漢，爲太史公記²¹（卷十四頁十四下，四部叢刊本）。

孝平皇帝紀：彪子固，字孟堅。明帝時（時字據他本補）爲郎，據太史公 司馬遷史記，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²²紹其後事，迄於孝平 王莽之際，著帝紀、表、志、傳，以爲漢書，凡百篇²³（卷三十頁二四下）。

21. 此證高閏僊先生曾引之（以史記與太史公記互稱，蓋史記之名，其時尙不甚通行）。

22. 大功臣三字，當從高閏僊先生說作太初目。

23. 此證靳德峻君，高閏僊先生並曾引之。

按漢紀序云：‘建安元年，上巡省幸許昌，以鎮萬國。…允亮聖業，綜練典籍，兼覽傳記。其三年，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，略舉其要。其五年，書成’（頁一下至二上）。是仲豫目遷書曰史記，爲時在獻帝建安初年也。

（四）以穎容春秋例爲證

春秋例：²⁴‘漢興，博物洽聞著述之士，前有司馬遷楊雄，後有鄭衆賈逵班固，近即馬融鄭玄；其所著作遠義正者，遷尤多闕略，舉一兩事以言之：遷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，而言與周同姓；楊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，云所從來尙矣’²⁵（太平御覽卷六百二頁三上又六百十八頁四上引，四部叢刊三編本）。

按史記魏世家云：‘魏之先，畢公高之後也。畢公高與周同姓’（卷四四頁一上）。穎氏所譏，當即此文。後漢書儒林穎容傳：‘穎容，字子嚴，陳國長平人也。博學多通，善春秋左氏。…初平中，避亂荊州，聚徒千餘人，劉表以爲武陵太守，不肯起。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。建安中卒’（卷一百九下頁六下）。范書於子嚴撰述及其卒年，均未明言，如成書於初平與平之際（初平四年後，改元興平，二年後又改建安。見後漢書卷九獻帝紀），則較荀悅漢紀爲蚤；如垂卒始殺青，則在建安中（建安凡二十五年），或晚於荀紀。皆無顯證，姑臆其次。又按左傳二十四年傳：‘富辰諫曰：…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，故封建親戚，以蕃屏周：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魯、衛、毛、聃、郕、雍、曹、滕、畢、原、酆、郇，文之昭也。’

24. 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六有序字，蓋意增也。

25. 法言中言易卦者，僅見問神篇，辭句與此異（解雅文又異）。

杜預注云：‘十六國皆文王子也’（卷十五頁二八上，脈望仙館石印十三經注疏本）。子嚴治左氏傳者，以史公說與左氏舛馳，故駁之云爾（類氏此文，他書未見徵引，御覽雖出李昉等撰輯，然由其原文以遷史記與楊雄法言對舉觀之，當是本來面目如此也）。

（五）以高誘呂氏春秋訓解爲證

呂氏春秋先識覽：‘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，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，以其圖法歸周。’高氏訓解：屠黍，晉出公之太史也。出公，頃公之孫，定公之子也。史記曰：‘智伯攻出公，出公奔齊，而道死焉’（卷十六頁一下，經訓堂全書本）。

按史記晉世家云：‘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，出公怒，告齊魯，欲以伐四卿；四卿恐，遂反攻出公。出公奔齊，道死’（卷三九頁十五上）。高氏蓋節引此文也。²⁶高氏呂氏春秋訓解序云：‘誘正孟子章句，作淮南、孝經解畢訖，家有此書，導釋案省，大出諸子之右。…故復依先師舊訓，輒乃爲之解焉’（頁二下）。攷誘淮南注告成於建安十七年（見淮南注序），則呂氏訓解竟業，最晚不出建安之末。²⁷是後漢人稱史公書爲史記之可攷者，此其殿軍矣。

綜上五證觀之，其時跨歷靈獻兩朝，前後約距五十年，吾故曰：

26. 訓解明引史公書者，共四見；僅此標其大題，餘則署公世家之小題（樂成篇引魏王（舒）世家，適威篇引魯世家，慎小篇引衛世家）。

27. 淮南注曾經重補，歷七年始成（見高氏淮南解序）；訓解呂氏，先後無間，需時當不如彼之久，且呂氏書中多有與淮南同者，故意斷如是。

‘起自後漢靈獻之世。’²⁸ 繼此以降，沿用必衆，惟初意在彼不在此，故每於涉獵魏晉後人書時，未嘗弋釣。謹就所知者（中有四條前人曾引之），錄之如下方（自三國起，至南北朝止）：

魏文帝典論自叙：‘余是以少誦詩論，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’²⁹ 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畢覽’（三國志魏志本紀評注引，卷二頁十二上，集成圖書公司重印二十四史本，後同）。

三國志魏志王肅傳：‘（明）帝又問“司馬遷以受刑之故，內懷隱切，著史記，非貶孝武，令人切齒。”（肅）對曰：“……漢武帝聞其述史記，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”’³⁰（卷十三頁十一上）。

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：‘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，馮商傳王尊，揚雄亦如之。’顏注引張晏曰：‘劉向作新序，不道王尊；馮商續史記爲作傳，雄作法言，亦論其美也’（卷七六頁五一上）。

文選東京賦：‘趙建叢臺於後。’薛綜注：‘史記曰：‘趙武靈王起叢臺’³¹（卷三頁二上，掃葉山房印胡刻本，後同）。

同上：‘秦政利觚長距。’薛注：‘史記曰：‘秦始皇、秦襄

28. 按列仙傳老子傳引史記云：‘二百餘年，時稱爲隱君子，諡曰聃’（卷上頁四下，古今逸史本）。史公書中（史記卷六三老子傳）稿有此文（詞句次序略有改移，與皇甫謐高士傳老子傳同），以其時攷之，中不應有此稱謂，漢書藝文志可驗。今本或出後人追改耳。
29. 蓋史記漢書之省（簡稱馬班書爲史漢，當以此爲首見）。
30. 王國維最初標出。
31. 按今本史記無此文，前人辨論者，各異其詞（詳高閔儒先生文選注義疏卷三頁四下至五下所徵引）；然太平御覽卷一七七，玉海卷一六二，亦並引之；高閔儒先生以爲今本有脫佚，事或然也。

王子，名政³²（卷三頁二下）。

同上：‘慄慄黔首。’ 辭注：史記曰：‘秦皇更名民曰黔首³³（卷三頁三上）。

同上：‘機槍句始。’ 辭注：史記曰：‘句始，狀如雄雞也³⁴（卷三頁八下）。

同上：‘信天下之壯觀也。’ 辭注：史記曰：‘天下之壯觀也³⁵（卷三頁十四上）。

同上、思玄賦：‘文君爲我端審兮。’ 舊注：³⁶史記曰：審，百莖一根³⁷（卷十五頁四下）。

同上：‘問三丘于句芒。’ 辭注：史記云：‘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此三神山，傳在海中，去人不遠，及到三山，反在水下³⁸（卷十五頁五下至六上）。

傅子：³⁹史記云：‘吳起吮癰’（意林卷五頁二七下引，四部叢刊本）。

皇甫謐高士傳老子傳：‘史記云：“二百餘年，時稱爲隱君子，謚曰聃”’⁴¹（卷上頁十上，韻芬樓景印古今逸史本）。

同上、任安傳：‘任安，字定祖。建安中，讀史記魯連傳’（卷下頁十六上）。

32. 按見卷六秦始皇本紀。

33. 同上32注（又見卷十五六國表）。

34. 按見卷二七天官書。

35. 按見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傳。

36. 注者姓名，李善已不得其詳，然摯虞流別，題云張衡（見善注），雖不可信，其爲魏晉人作，蓋無疑也。

37. 按見卷一二八龜策傳。

38. 按見卷二八封禪書。

39. 今本錯入楊泉物理論中，此從嚴可均全晉文卷四七說。

40. 按見卷六五吳起傳。

41. 按見卷六三老子傳。